

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胡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題字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為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閑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文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遂不

祥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術送行至白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浯溪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遂獻一詩柳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登科殆應辰兄也輒拜記之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於陳及由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

此莫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源丹朱之惡固
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胄為之立繼乎左
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
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勺之祖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
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
史趙言楚之滅陳曰威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
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威
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
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少
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預云客一生所尊
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
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
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
求揖之為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
然諸公言此席正為侍郎設何辭之為薛終不可予時

為右史最居末生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虛能倉卒
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
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
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
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自變故非禍生於內則
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
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為丁未長星見寅
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

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
子父皆敗昭帝元平九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
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為丙午丁未王氏方威
封莽為新都侯立趙飛燕為皇后由是國統三絕漢業
遂頹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趁成
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
漢政亂實基於此成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
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北
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
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賤田在所不論唐

太宗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弑大和丁未是為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愬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惰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溥熙丁未高宗上仙總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為主若召故伯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夢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為集賢而召故相呂文穆公蒙正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欽若為參政不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由侍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為史館集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執中罷劉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為昭文富為集賢而沆遷

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越

復為館相明年荆公再入

遂拜昭文居韓

文潞公於洛司馬公

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已為右以佐之

宣仁不許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但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四入輒為首台此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湯岐公思退為右僕射張魏公浚為樞密使

孝宗欲命張為左請於

德壽

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